

# 爲人類樹一座和諧的豐碑

## ——我對處理涉藏問題的三點建議

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 彭真懷

涉藏問題關乎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，關乎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。沒有一個國家會容忍自己的主權受損，也沒有一個國家會坐視自己的領土被分裂。妥善處理涉藏問題，一方面表明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，不把歷史遺留問題留給子孫後代，另一方面也有助於解決與鄰國的長期糾紛，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。現在要做的，是客觀認識歷史，理性思考現實，把涉藏問題轉化爲正確認識漢藏民族優秀文化的機會，轉化爲中華民族大家庭和諧進步的機會。從缺乏信任到達成共識，這註定是一條艱難的路，但這條路非走不可。

一、關注達賴喇嘛的積極動向，把他與極端分裂勢力區分開來。

我始終認爲，把達賴喇嘛本人與極端分裂勢力混爲一談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。達賴喇嘛本人至少在表面上不再講西藏獨立，在這種情況下對他的直接批評，客觀上會把他推向對立面。有鑒於此，我建議把達賴喇嘛本人與"達賴方面"、"達賴集團"區分開來，打破原有的思維程式，及時把握萌動中的和解希望。比如，達賴喇嘛本人承認改革開放30年來國內發生的變化，承認西藏基本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；他表示反對西藏獨立，擁護一個中國，對於暴力事件始終想與極端分裂勢力劃清界線；他先後派出20多批代表和參觀團回國考察，私人代表也9次與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商談。對於這些積極動向，應當給予足夠關注和必要肯定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達賴喇嘛已75歲高齡，離開生養他的父母之邦已經50年，在情感上思念故鄉卻爲形勢所迫流亡海外。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應該意識到，達賴喇嘛現在很著急，他的追隨者也很著急，究竟"達賴之後"應該怎麼辦？我認爲必須非常明確地告訴達賴喇嘛這樣一個資訊，所謂"大藏區"和"高度自治"很不現實。他不能因個人的判斷失誤毀滅藏傳佛教的歷史傳統，毀滅藏族同胞對他回歸的殷切期盼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妥善處理涉藏問題應當與達賴體系的傳承同步進行，應當與尊重佛教文化的傳統同步進行。在流亡國外的歲月中，達賴喇嘛一方面被人吹捧，另一方面也被人利用。達賴喇嘛與他的追隨者並不是鐵板一塊，每當他發表和解言論時，極端分裂勢力就會進行威脅。他們以中間道路走不通爲由，極力推行自己的暴力主張。

應當看到，如果達賴喇嘛能順利回到愛國立場，發揮他對藏族同胞的特定影響，是對極端分裂勢力最嚴厲的打擊。在處理涉藏問題的招式上，我認爲既要立場堅定、旗幟鮮明，又要執行政策，講究策略。硬措施自然可以顯示實力，但軟招數也不是示弱的表現。如果一味以強硬還擊，難免有時候拳頭打在棉花上，效果不佳。因此，十分有必要指給達賴喇嘛一條清楚的底線，就是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國家主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。有了這條底線，中國政府就可以在憲法框架內與達賴喇嘛進行商談，在他有生之年爲國家、爲藏族同胞的福祉做有益的事。只要達賴喇嘛放棄獨立，譴責並阻止暴力，就是手足同胞之情。毛澤東說過："我相信他會回來的。他五十九年不回來，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。"鄧小平也明確表示："只要不獨立，什麼都可以談"。

二、從宗教角度看待涉藏問題，關鍵是尊重藏族同胞的佛教信仰。

在西藏，隨處可見的經幡和瑪尼堆，川流不息的轉經群衆，熙熙攘攘的朝佛人，成爲一種特有的宗教和文化景觀。涉藏問題，表面上與流亡的達賴喇嘛和他的10多萬境外追隨者有關。但真正的要害不在國外，而在中國藏區。西藏有270萬藏族同胞，在青海、甘肅、四川和雲南等地也有近400萬藏族同胞，他們生活在中國1/4的國土上。國內與境外遙相呼應，就不能不讓人有所顧忌，這才是最應該擔憂的涉藏問題。我瞭解到，藏族文明的精華是佛教本身，是藏族同胞對因果的普遍敬畏。藏區各類成規模的藏傳佛教寺廟有1,700多處，有僧尼4.6萬多人，平均每1,600人就有一處宗教活動場所，每年到拉薩朝佛敬香的藏族同胞達百萬人以上。由此可以判斷，妥善處理涉藏問題的關鍵是人心，是尊重藏族同胞的傳統宗教信仰。

1959年以來，中國政府爲提高藏族同胞生活福利作出了重要貢獻，可以說今日西藏的繁榮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，藏族同胞對此也普遍承認。但不容回避的事實是，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並沒有改變藏族同胞在佛教上的執著信念。人們應該注意到，宗教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認識問題，只能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。藏族是一個信仰佛教的民族→信教者對佛教領袖無條件的服從→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的領袖。按照這個邏輯，達賴喇嘛所代表的，是維繫西藏500多年的達賴世系。有人誤以爲反對的僅僅是這世的丹增嘉措，與前世諸達賴無關，但在藏人的轉世觀念中，達賴世系是觀世音菩薩通過肉身普度衆生，反對一世達賴，就是反對全部達賴，就是否定佛教精神不滅和靈魂輪回轉世的學說。鑒於達賴喇嘛在藏族同胞中的特定影響力，我個人認爲避開他解決涉藏問題很有難度。

民族宗教問題在許多國家都出現過，一般都經過商談形成協定，並在履行協定中逐步建立互信。要妥善解決涉藏問題，最大的忌諱是情緒化地糾纏歷史舊賬。有人認為商談的前提不是達賴喇嘛放棄獨立的"口頭立場"，而必須是一個"真誠立場"。他們指責達賴喇嘛的表態是不真誠的，證據是他過去主張西藏獨立，一些從事獨立活動的人與他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，公開表示自治只是走向獨立的第一步。我認為，這樣下去永遠不會有積極結果。一個人的內心真誠與否無法檢測，對方是否真誠不應該成為商談的一個前提。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豁達大度、寬厚坦誠的胸懷，應當秉持敞開會談大門的一貫態度，愛國不分先後的一貫政策，有一線希望就絕不放棄與達賴喇嘛的商談。我建議，在具體商談過程中更多地重視可操作性和可監督性，不必追究對方看不見、摸不著的內心活動。

三、主動引導國際形勢，客觀分析一些國家在涉藏問題上的態度。

一個基本的事實是，世界各國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，沒有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，也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達賴喇嘛所謂的"流亡政府"。早在1997年4月17日，美國駐華大使尚慕傑就說："美國政府從孫中山時期就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"。今年3月13日，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希望法國就涉藏問題表明態度，法國外交部發言人埃裏克·舍瓦利耶立即就回應說："我們的立場決無改變，即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，不接受分裂主義和西藏獨立。"我認為，國際社會長期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，為解決涉藏問題搬掉了一個根本性的障礙，應當在此基礎上多做增信釋疑的工作，綜合考慮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的協調、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協調、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協調、制度因素與法律因素的協調。

涉藏問題本屬中國內政，攸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此指手畫腳，都有違國際法基本原則。今年3月11日，美國眾議院以422票贊成、1票反對通過涉藏問題決議，呼籲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"就西藏問題尋求長遠的解決方法"；12日，歐洲議會也通過一項涉藏問題決議，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"展開政治對話，以求全面政治解決方案"。怎樣看待這些問題？我認為應當把善意的建議、提議甚至批評，與別有用心的反華噪音加以區別，完善和調整對涉藏問題所採取的政策。從客觀上看，涉藏問題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，中國刻意迴避會使自己陷入比較被動的境地。如果能採用積極對話、磋商、和解的態度，應當說是國際社會普遍希望出現的局面。我注意到，西藏遠在元朝就是中國的一個行政區，但有一些國家並不瞭解西藏的過去和現在，很容易聽信帶有偏見的傳言。這反映出中國需要用國際通用的語言和方式，開展有說服力的工作，引導國際形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。

在我看來，一些國家的出發點，主要還是希望發揮達賴喇嘛的特定影響力，化解涉藏問題的各種矛盾，他們無心也無力承擔一場東西方的根本對抗。今年4月1日，中法兩國外交部發表的新聞公報指出，法國充分認識到西藏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，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，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"西藏獨立"。當晚，法國總統薩科齊拜會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，雙方舉行了會談，中法關係峰迴路轉。在世界經濟危機蔓延的關鍵時刻，兩個大國的做法給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間。無獨有偶，去年10月29日，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也宣佈，英國放棄101年來堅持西藏為一政治實體的政策，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，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，並為英國沒能早日承認這一事實而道歉。應當看到，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，也是人類社會長期奮鬥的目標。我真誠希望所有真正關心涉藏問題的人士，在措辭與論述上多一些關懷和溫暖，而不要教唆；多一些理解和包容，而不要煽動；多一些鼓勵和推動，而不要挑釁。

歷史早就證明，西藏的穩定發展是漢藏人民的共同利益。從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和親開始，藏漢兩族就結成了親如一家的關係。元明清三朝更是通過宗教影響，實現了對西藏的有效治理。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過程中，我們這一代人應當承擔一份責任，正視涉藏問題的主角達賴喇嘛，趁他健在時把問題妥善處理好，以免他客死異國後埋下更大的隱患，成為漢藏人民和諧共處的一個永久傷痛。中華民族應當為人類樹一座和諧的豐碑，以寬廣的胸懷審視當今世界大勢，從容地主導涉藏問題的大格局，表明我們有智慧和能力處理好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，實現共同團結進步，推動共同繁榮發展。